

记忆的碎片

□曹飞

打开泛黄的日记本,有关母亲的记录只有一句:“2005年4月11日,农历三月初三,凌晨三点,母亲谢幕。”摩挲着这一行字,指尖心底都有些发黏。

母亲离开我们居然已经18年了。如今近50岁的我,在某个瞬间会忽然想到她:翻箱倒柜扒出了20年前她给我儿子做的虎头靴,还没穿过,依然簇新;对孩子脱口而出的一句话,是她多年前曾对我说过的;逛街时看到一件衣服,会失神地想象她穿上的样子;洗头时腰酸得直不起来,当年她也这样,我却只有不解和不屑。

作为女儿,我不曾与母亲交过心,印象中只有母亲虚幻的身影。和她共度的十几年时光,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她的奔忙与劳碌,她时不时因胃疼的抱怨,她被人称赞的整洁、利索,她喜欢哼唱的折子戏文。

她偶尔也会讲起她的少女时代,她可爱、聪慧,在戏班里是极好的苗子,却嫁给了父亲,埋没了好前程……讲这些话时,母亲带着得意和嗔怪,瞟一眼父亲,眼神里又有幸福溢出来。

常想起幼时的家庭画面,冬夜的炉火边,围坐着一家人。父亲摆弄着二胡和口琴,母亲哼唱着戏文,他们互相打着拍子,纠正着音调,旁边是欢笑吵闹的我们。那是我心中最深处的家,父亲、母亲给我的温暖的家。

而我知道母亲是不如意的。

她的要强与执拗、单纯与善良,使她难以周旋于复杂的家庭关系。她不服输,不就范,不妥协,心高气傲。

父亲上班,她在家拉扯三个孩子。她告诫我:“家里再穷,也不羡慕人家半分毫。”她到食品厂低价买回烤糊的面包,削掉焦黑的部分给我们当零食;街边售卖的挖掉腐烂部分的残缺水果,是我们维生素的来源。

我们渐渐长大了,哥没少让她操心,一直被称赞是家中最“聪明”、最有可能带

给她安慰的我,也让她不称心。对我选择的婚姻,母亲是反对的,她曾费尽心思让我放弃。她托人给我介绍男友,她哭泣,她哀求,她绝食,却忽略了我和她一样倔强的脾气。

有一次在干家务时,她忽然扔下笤帚哭了起来。而我只有跪在她面前,一样泪雨滂沱。

最后她认了,我知道她不甘心。我是家中唯一学习好又乖巧、在墙上贴满奖状的孩子,她是多么希望我能找一个在乡邻眼中匹配又荣耀的人为她争脸。而她只能忍耐与无奈,望着她长大的女儿,选择自己的生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只有关于母亲记忆的碎片。穿着她缝的小花裙蹦跳的我、怀抱误饮汽油的三岁的我奔向急诊室的她;与她顶嘴的少年的我、数落我懒惰的青年的她。

眨眼间,我工作了,结婚了,生子了,她却在第56年的人生中患了贲门癌,不足一年便撒手西去!

我是不孝的,从小到大,我从未从她的角度出发,来设想我们的母女关系。在她最后需要我的时刻,我也不曾丢弃自私的想法,没把所有的爱给她。

她是我的母亲,给了我生命,而我给她的是太多的烦恼和不合心意,以及临近她生命的终点时近乎敷衍的床前尽孝。日记本里装满了我所谓的爱恨情仇,属于她的却只有一句话。

如今到了和她当年仿佛的年纪,我时常想,如果母亲现在还活着,我或许可以更多地和她聊聊,给她些许理解和安慰吧。

前几日整理老家厨房,我和父亲反复沟通,不停调整冰箱的位置。临走父亲忽然冒出一句:“你刚才的样子跟你妈一模一样,可真会瞎折腾。”

我哈哈大笑,瞬间泪流满面。

心中的痛

□张建伟

寒冷的冬天,父亲走了。他的离世,让我悔恨至今……

父亲1986年从洛阳玻璃厂退休。那时候,他是我们姊妹公认的“三好生”,即心态好、饭量好、身体好。

说他心态好,是因为他退休回老家后成了甩手掌柜,退休金全由母亲保管,他过起了月白风清的生活,有吃有喝就行。孙子孙女们想要零花钱就去翻他的口袋,翻个底朝天也没见着钱影。但这并不影响爷孙之间的感情。孙子孙女们都住校,周末才回家,一到周末,父亲就拎个小凳子,坐在大门口等孙子孙女们,有时候会等到天黑。孙子孙女们回来后必定先问候他,然后才进屋放书包。

说他饭量好,是因为他每顿饭都要回碗。如果是捞面条,必定吃两大碗。过了八十岁,他的碗换成了小碗,但仍要回碗。看父亲津津有味的吃相,母亲说他是饿死鬼托生的。话虽不好听,但丝毫不影响父亲的食欲。

说他身体好,是因为他能干重活,肯卖力气,从不偷懒。当时家里还有地,只要我们说第二天要拾掇地,他准会天不亮就扛着耙子去地里。等我们去的时候,他已经浑身是汗,拾掇出来一大片了。后来不种地了,他就出去打工,一直到76岁那年身体感觉不舒服了才安心待在家里。

这一切在那一天戛然而止。

那是2013年的大年初一,我们姊妹回老家团聚。父亲说喉咙有些难受,吃饭吞咽困难。当时我们并没在意,以为是小毛病,因为他身体一直很好。到了初七,我们才把父亲送到医院,一查竟是喉癌,好在是初期。此后,父亲便开始了三个月一住院的治疗过程。

2017年,父亲的喉癌消失。全家人都很高兴。但医院又查出父亲患有心肌缺血、癫痫、轻微脑梗等毛病。父亲说,人老了,哪能没病。

医生说不可大意,要定期输液。于是,父亲仍然三个月一住院。

今年年初,父亲病重,走不了路了,只能卧床侧躺。侧躺久了,皮肤开始溃烂。我们就把他扳正,让他仰躺。谁知道,一仰躺他就大声喊叫,我们赶紧把他扳过来。后来,他喊叫得没了力气,连饭也吃不下了,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。医生严厉地批评了我们,说心脏有毛病的人是不能仰躺的,可以趴在床上,或者侧躺,以减轻心脏压力。我们深为自己的无知而痛悔。

可是,父亲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

那几天,我们日夜陪伴着父亲。父亲的血氧含量急剧下降,已经说不出话了。我们只好揣测着问他,他点头或摇头对答。

直到最后一刻,他逐一见了他的孙子孙女们,然后开始大口喘气。

我知道死神在与我们争夺父亲,医生也已无能为力。我泪眼模糊地对父亲说了三句话:一是孙子孙女们都长大了,请放心;二是我们姊妹感谢你给了我们温暖的家,往后会照顾好母亲的,请放心;三是如果你太难受的话,就安心休息,放心走吧。

父亲的眼角流出了泪,我给他擦拭了,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,闭上了眼睛。而父亲的嘴巴一直没合上,也许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。

父亲的离去,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在外打拼,为了工作,为了生活,总想着将来退休了回去好好陪陪父亲,听他说说话。现在想来,这真是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因为对父亲来说,已经没有将来了。

对我来说,天塌了一半,我才真正理解了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这句话。

一切都晚了。

清明时节,我倍加思念父亲,越发悔恨我没能伺候好父亲这个“三好生”。

清明梨花风起——思念随风化雨